

疫下無商演收入難撐 教練為求存轉行搵食

龍獅未復舞 傳藝瀕斷層



■ 少兒國術舞獅班的小朋友學習打鼓。



■ 香港隊參加舞龍比賽。



■ 江沛偉展示傳統國術兵器。

龍獅技藝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標誌，更朝着體育競技的方向發展，2007年龍獅運動首次被納入亞洲室內運動會項目。曾任香港龍獅代表隊總教練的郭文龍表示，龍獅運動雖然冷門，但在業界努力下得以傳承。然而2019年的社會事件就令龍獅業界蒙受巨大打擊，郭師傅的團隊僅在2019年下半年就損失了七成的商演收入，而去年年初的疫情，則徹底讓整個業界陷入絕境。

疫情爆發至今，香港龍獅界所有公眾地方演出暫停。本港大部分龍獅團以社團形式註冊，由一批愛好者兼職維繫，這些兼職龍獅團在疫情間不僅零收入，還要租用場地來擺放大型道具，因此很多人已無法支撐。郭師傅對此表示非常遺憾，「我哋好彩係公司形式撐到了現在，但我有些業界朋友的團體已經解散了！」

除了以商演為主的龍獅團備受衝擊，以教學維生的龍獅教練更是舉步維艱。疫情期間學校、社區會堂及各類公眾場所的關閉，令龍獅教練「開唔到飯」，為求生存而被迫轉行。郭師傅為龍獅教練同行們感到十分痛心，「我們團以健身中心的形式申請

到抗疫基金，公司員工也好彩有保就業基金補助，但兼職的龍獅教練呢？乜都無！」

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（下稱總會）是康文署資助機構，亦是香港奧委會會員，自1969年成立至今。龍獅技藝教學在九十年代走進校園，透過在學校內吸收「新血」。總會會長江沛偉表示，「現時業界傳承基本都要靠學校課堂入手，從中吸收新血。」疫情最嚴重時，本港校舍近乎完全關閉，校舍的龍獅教學也隨之暫停，龍獅傳承面臨斷層的風險。

多次申請復辦 至今未得回應

雖然政府自6月起已放寬多類處所的社交距離措施，但龍獅活動一直無法申請公眾地方的表演許可證。總會自今年初起向警務處、民政處等多個政府部門申請協商有條件批准龍獅活動，但數月來都未能得到實質答覆，而在近期被告知須向食衛局申請。總會去信食衛局申請有條件開展龍獅活動的指示，至今未得到回應。

江沛偉表示，希望政府、社會能夠支持龍獅繼續生存和傳承。他又稱，商場奧運直播也引發人群聚集、街頭攤販叫賣同樣有市民圍觀，「龍獅表演僅短短十多分鐘。」總會代表向政府呼籲，只要能夠開展活動，各項防疫措施以及疫苗等指示，全部都會配合。



掃一掃 有片睇



■ 受疫情影響，本地舞獅表演遲遲未能復辦。

苦無固定場地 借村地天橋底訓練

龍獅業界多年來苦無固定訓練場地練習，隊員只能借用新界村落空地甚至到天橋底訓練。曾任香港龍獅代表隊總教練的鄧肇倫感嘆道：「我哋對龍獅成為國際大型運動會項目感到欣慰，但係邊個知，龍獅香港代表隊要喺條街度訓練？」

記者隨鄧師傅到新界某鄉村小空地，眼見地上擺滿帶鏽漬的梅花樁及數十個廢棄床墊，原來這就是香港代表隊的訓練場地。據鄧師傅介紹，由於專業緩震軟墊價格昂貴，只能用街坊村民丟棄的舊床墊給隊員作保護，「這裏沒頂棚，一旦有雨水，跳樁的獅隊隊員就十分危險，容易滑倒跌落，只能靠舊床墊做緩衝。」

龍獅藝教練陳育生補充說，「街邊訓練有旅遊巴過來要暫停，借停車場訓練就要等到深夜嘞車離開，而下雨就只有去偏遠地區的天橋底。」

申地13年無果 盼與政府協商

在亞洲室內運動會，香港龍隊、獅隊和其他項目運動員穿着相同制服，「我哋都係代表中國香港奧委會，但為何待遇差別如此大？」龍獅總會雖可優先租用個別指定康文署體育館作訓練，但訓練需用梅花樁等大型道具，每次都要安排貨車運載，運輸費不少，道具也無固定地方存放。不單如此，香港龍獅隊還曾被拒

絕進入指定租用的場館進行訓練，理由是「話我哋梅花樁會刮花地板，打鼓太吵。」故2007年起鄧師傅就開始和政府部門協商租地，前後申請四幅，至今仍無果，他只希望政府能批出一幅長期合約的地供業界自行搭建頂棚，坦言爛地也無妨，只求落雨訓練有瓦遮頭。

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，舞龍舞獅作為中國文化標誌，更是香港的傳統，理應受重視，她對香港龍獅隊缺乏支援表示遺憾，呼籲政府重視這傳統項目。民政事務局發言人回覆查詢指，歡迎非牟利機構透過短期租約申請政府空置土地作體育用途。如申請人為體育總會，並能物色合適空置土地，在其他政策局和部門不提反對，以及申請人提交的營運、發展及財政計劃能展示可行性和價值，局方會考慮給予政策支持。



■ 由於場地匱乏，郭師傅的獅隊在街邊搭建簡陋場地訓練。



■ 鄧肇倫介紹村屋前搭建的訓練場地。